

烟火
Firework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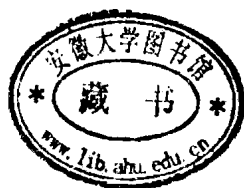
[英] 安吉拉·卡特 著 Angela Carter



[英] 安吉拉·卡特 著 严韵 译

烟火：

九篇世俗故事



目录

一份日本的纪念	1
刽子手的美丽女儿	17
紫女士之爱	29
冬季微笑	49
穿透森林之心	61
肉体与镜	79
主人	93
倒影	105
自由杀手挽歌	131

附录：《烟火》后记	155
-----------	-----

一份日本的纪念



我走到外面看他回来了没，角落空地上有几个穿棉布连身睡衣的孩子在玩仙女棒。火花流泻而下像缀满星星的胡须，孩子们面带微笑，轻声发出喃喃惊叹。他们的快乐是如此克制，因此非常之纯。一名老妇说：“他们吵着要烟火，他们父亲烦得不行，只好买了。”日语中，烟火叫做はなび，意思是“花火”。整个夏季，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烟火，从最简单普通到最繁复华丽的，有次我们还从新宿搭了一个小时火车去看一场烟火大会，烟火都在河边施放，好让黑暗的河水倒映得更加缤纷缭乱。

那次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，那里是郊区，路上有许多人携家带着正要去看烟火。做母亲的把小小孩洗得干干净净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小女孩尤其整洁无

瑕，穿着粉红白色相间的棉布和服^[1]，系着毛茸茸的腰带像一团团棉花糖，头发也美美地梳成一对包包头，装饰着金银线。因为场合特殊，孩子难得有这样可以晚睡的机会，个个都表现得乖巧非凡，牵着父母的手带着一种可爱的占有姿态。我们跟着一群全家出动的行人来到河边空地，看见烟火已经在高空绽放，像五光十色的阳伞，大老远就看得。我们沿着步道穿过空地，愈往烟火的来源走，烟火就愈是占满天空。

步道旁有路边摊，小贩打赤膊，绑头带，卖着炭烤玉米和花枝。我们买了两串烤花枝边走边吃，花枝涂满酱油，非常美味。另外有些摊子卖的是装在塑料袋里的金鱼，或者兔耳朵大气球。这里就像个游乐园——可是实在太井然有序了！就连巡逻警察手里拿的都是彩色纸灯笼，代替平常用的手电筒。一切都有种安静的节庆味道。卖冰淇淋的穿梭在人群间，手里摇铃，箱子冒着冷烟，用恳求的声音喊道：“冰，冰，冰淇淋！”当年年轻情侣悄悄避开人群，走进草丛小径，这些影影绰绰、不知疲倦为何物的小贩仍摇着铃提着灯追过去，用哀愁的声

[1] 译注：西方人常误以 kimono（きもの，“着物”）指所有日式服装，此文亦然；但“着物”其实是昂贵繁复的正式服装，这里出现的显然应是夏季的单件轻便“浴衣”（ゆかた）。

音叫卖。

此时已有大量群众朝烟火走去，但他们的步伐那么轻，闲谈的声音那么细，所以没有嘈杂，只有一片温暖、持续、喃喃低语的嗡鸣，是共享快乐的舒适声响，夜色中因而充满一种缄默的、资产阶级的、如假包换的魔力。在我们头上，烟火为夜色挂上逐渐消融的耳环。不久我们找到一片留下收割后残株的空地，躺下来看烟火，但如我所料的，他很快就变得坐立不安。

“你快乐吗？”他问。“你确定你快乐吗？”我正看着烟火，起初并没回答，尽管我知道他觉得很无聊，如果他享受到任何乐趣，也只是因为我高兴他就高兴——或者说，因为他认为只要我高兴他就高兴，因为那便证明他爱我。我感到内疚，于是建议回市中心，两人沉默地打了一场“谁更能为情人牺牲自己”的仗，我赢了，因为我个性比较强，然而我一点也不想离开那荡漾的河水与温和的人群。但我知道他其实很想回市中心，我们便回去了，尽管如今我不知道这场表示自己多么无私的小小胜利是否值得，值得我承受他由于使我无法好好享受烟火而感到的悔憾，虽然在某个潜在层面上，构筑这份悔憾根本就是这趟出游的重点所在。

不过，随着火车慢慢驶入霓虹灯丛，他活泼的本性也逐渐恢复。他有个改不掉的旧习，走在街上总有一种

期待感，仿佛随时转个弯就会碰上命中注定的邂逅遭遇，只要在外面待得愈久，发生特殊事件的机会就愈大，而就算什么都没发生，那种有事可能发生的感觉也能暂时缓解他甜闷无聊的人生。何况今晚他对我的职责已尽，已经带我出游过了，现在只想摆脱我。至少这是我当时的看法。妻子在日文里叫おくさん，指的是住在内室，几乎足不出户的人。因为我常被当成他妻子，便常面对此种态度，尽管我死命抗拒这处境。

但通常我仍处于在家等门的状态，心中不无怨恨，知道他不会回来，而且连告诉我他将迟归的电话都不会打一通，因为他太内疚了。我无事可做，只有看着邻居小孩嘻笑着点燃仙女棒。老妇站在我身旁，我知道她对我不满。这整条街都礼貌地对我不满。也许他们认为我是在带坏青年，因为他显然比我年轻。老妇的背因为背小孩驼得几乎成圆形，那小孩就是现在正看孩子们玩烟火的父亲，他穿着晚间居家便装，也就是只有一条宽松白色四角裤，光着上身。老妇是这国家老者的典型模样，满脸皱纹，态度含蓄保留。这一带老太太特别多。

街角那家店每天早上都搬出一位老太太，坐在反扣过来的啤酒箱上吹风透气。我想她一定是那家的老祖母，老得几乎已完全进入休眠般的植物状态。她对自己，对这世界并不比身旁那盆盛开的牵牛花更有意义，说不定

那在午餐之前就会凋谢的花比她还有意义。他们将她保持得非常干净，用缀有粗花边、一尘不染的围兜盖在她浅色和服上，她也从不会弄脏围兜，因为她根本不动。不时会有个孩子出来替她梳头发。她的意识已经因年迈而模糊，每当我走过，她浑浊的眼睛总是以同样朦胧而不感兴趣的惊奇眼神看着我，仿佛爱斯基摩人看火车。有时她会说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，也就是店家欢迎客人光临的句子，声音轻得有如鬼魂缥缈，像纸袋微微窸窣，这时我会看见她的金牙。

鼠灰天空下，孩子们点亮仙女棒；由于空气污染，月亮呈现淡紫色。后院里，阵阵蝉鸣尖声不休。如今当我想到那城市，永远都会记得响彻夏夜长鸣不歇的蝉声，在微暗黎明逼近刺耳的高潮。就连在最繁忙的街上我也听到过蝉声，尽管蝉在小巷里繁殖得最多，发出没完没了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的嗡鸣，仿佛由酷热浓缩而成的刺耳尖响。

一年前，在这样一个搏动的、肉感的、平凡无奇的亚热带夜晚，我们一同走过充满树荫的小巷，在柳影中穿进又穿出，想找地方做爱。低矮木造平房外的花架爬满牵牛花，但黑夜掩去了花朵柔和的色彩，日本人非常欣赏这种花，因为它凋谢得很快。不久他便找到了一家旅社，因为城市对情人是友善的。我们被领进一间纸盒

般的房间，除了一张床垫之外空无一物。我们立刻躺下，开始亲吻。然后一名女侍无声无息拉开纸门，脱下拖鞋，穿着袜子的脚轻悄悄挪进来，细声说着道歉的话。她将放有两杯茶和一盘糖果的托盘搁在我们身旁的榻榻米地板上，边鞠躬边道歉地倒退出房，而我们的亲吻始终不曾稍停。他动手解我的裙子，此时女侍又回来了，这次抱来一堆毛巾。第三次她送来发票，我已经被脱得一丝不挂。她显然是个规矩正派女人，但就算当时她感到尴尬，也没有半个字或手势泄漏出来。

我得知他名叫太郎。在一间玩具店里我看到设计精巧的童书，一翻开，纸雕图形就会站起来，背景是立体化的歌舞伎风格。那本书说的是桃太郎的故事，他是从桃子里生出来的，纸雕桃子在我眼前裂开，原该有果核的地方出现了婴儿。而他也有那种非人的甜美，像是由非人类母亲的其他东西生出来的孩子，一种被动、残忍的甜美，我当下无法了解，因为那是压抑的虐待狂，在我的国家通常只出现在女人身上。

有时他蹲坐在床垫上，膝盖缩在下巴下，模样像个敲门环上的小妖精，似乎带着不属于这个尘世的奇妙特质。在这种时候，他的脸会莫名显得太平，太大，不适合那具带有雌雄同体般奇妙情致的优雅身体，滑顺的长长脊梁、宽肩，还有出奇发达的胸肌，几乎像接近青春

期的女孩乳房。脸和身体之间有某种微妙的不协调，让他看来几乎像个哥布尔^[1]，仿佛借了别人的头（这是日本哥布尔的习性）要施行什么诡计。这种有如怪异访客的印象为时很短，但却挥之不去。有时我甚至可能相信他像这个国家的狐狸那样对我下了咒语，因为这里的狐狸是可以假扮成人的，而时机对的时候，他那高高的颧骨让他的脸看来就有面具的味道。

他的头发太浓密，压得脖子都为之垂坠，发色之黑之深在阳光下会变成紫色。他的嘴也有点带紫，如遭蜂螫的厚唇像高更笔下的大溪地人。他的皮肤摸来平滑，仿佛水流过指间。他的眼皮像猫那样可以缩回，有时候完全看不见。我真想把他施以防腐处理，装进玻璃棺材留在身边，这样我就随时都可以看着他，他也没办法离开我了。

人说日本是男人至上的国家，确实如此。我刚到东京时正值一年一度的“男儿节”，有幸生下男孩的家庭院子里都竖起长竿，飘着鲤鱼旗。至少他们不掩饰这种情况，至少这样你知道自己位置何在。男与女的两极差别受到公开承认以及社会规范。比方说，ては这个词有时

[1] 译注：西方传说中的丑怪妖精。

表示“在”（至少就我能理解的程度是这样），课本上的一个例句翻译起来是这样：“在男人主导的社会里，女人的价值只在身为男人激情的对象。”如果我们唯一可能的连接词是那违抗死亡的爱之双人特技，那么，只具身为激情对象的价值也许比什么价值都没有来得好。在这之前，我从不曾是如此彻底神秘的他者。我变成了某种凤凰，某种神话中的兽，是一颗来自遥远异地的宝石。我想，他一定觉得我充满无可言喻的异国情调。但我常觉得自己只是个假扮的女人。

百货公司里有一架洋装，标签写着：“仅限年轻可爱女孩”。看着那些洋装，我觉得自己丑怪粗鄙一如格鲁达克立齐^[1]。我穿男用凉鞋，因为只有男用凉鞋合我的脚，而且我还得穿最大号。在这个城市的视觉交响乐中，所有人头都是黑发，所有眼睛都是深棕，所有皮肤都是一个颜色，我的蓝眼、粉红脸颊和黄得明目张胆的头发让我成为一把弹奏陌异旋律的乐器。在轻轻拨弹的乐器和幽幽笛声组成的沉静和弦中，我像大刺刺的喇叭，永远响亮宣告自己的存在。他的体态是那么细致，我想他的

[1] 译注：典出《格列佛游记》，格鲁达克立齐（Glumdalclitch）是大人国与格列佛为友的九岁小女孩，身高四十英尺。

骨骼一定像鸟类那样轻盈优雅，有时候很怕自己压坏他。他告诉我，与我同床共枕感觉像一艘小船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。

我们在最不搭轧的环境安营扎寨，住在家徒四壁、仅有激情的房间里，左邻右舍却都正派规矩得惊人。四周尽是扫把扫在榻榻米上的沙沙声和日语家常对话，每一处窗台上都有盆景规规矩矩开着花。每天早上七点，每户阳台挂起洗好的衣物，有天一大清早，我还看见一个男人擦洗他家树上的叶子。棉被和床垫则是八点拿出来晒。巷道没有铺路，强烈的阳光足以使尘埃落定，不知哪家有人在练弹肖邦。这些不堪一击的房子好似夹板沾胶黏组而成，似乎全靠意志力撑住。然而只要我在家，感觉就仿佛我住在内室而他不希望我出门，尽管房租是我在付。

然而，不在我身旁时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独尝强烈得足以歼灭一切的悔憾。但这份悔憾、这份后悔是他的维生必需品，于是明晚他又会在外流连不归，或者，如果我大发脾气的话，他就会隔一天晚上再出去。就算他完全有心要早点回来，也答应我会早点回来，但总会受到什么环境因素阻碍，于是他又一次成功地错过最后一班火车。他和朋友结伴四处夜游，从咖啡馆到酒吧到小钢珠店再到咖啡馆，彻头彻尾散发着纯正存在主义英雄

的漫无目的。他们是鉴赏无聊的名家。经过漫长虚度的好几个小时，来到夜的死巷尽头，每次出现的无聊风味总是会有些微妙不同，供他们品尝欣赏。到了早上第一班车的时间，他会回到车站那神秘地空无一人、在晨光中苍白褪色的皮拉内希^[1]式景色，饱受一个念头的折磨——而其中八成也包含了受潮黯淡的一星希望之火——不知自己这次是否终于造成了无法修复的伤害。

此刻我这样谈来，仿佛对他一切都了然于胸。哪，你要明白，当时我正深受爱恋之苦，对他的了解亲密一如自己的镜中映影。换句话说，我对他的了解仅止于与自己有关联的层面。但在这些层面上，我确实十分了解他。然而有些时候我会以为他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，所以关于我们是否真正存在，你也只能相信我的片面之词。但我并不想加入环境细节，画出我们立体又清晰的画像，好让你不得不相信我。我并不想要这种招数。你只能满足于我们大致轮廓的惊鸿数瞥，仿佛你走过人家窗口，在屋里镜中偶尔瞥见我们的影像。他的名字并不是太郎，我叫他太郎只为了要用那个桃子男孩的譬喻，因为那譬喻似乎颇为恰当。

[1] 译注：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（1720—1778），意大利艺术家，以版画与蚀刻画著名。

说到镜子，日本人对镜子非常尊敬，在老式旅馆里，常可看到镜子不用时盖上一层布罩。他说：“镜子让房间看起来不亲近。”我相信实情远不只如此，尽管他们确实很喜爱亲近。如果大家得住得那么近，你非得喜爱亲近不可。但是，仿佛在礼赞他们所畏惧的东西，他们似乎将整座城市都变成一间冷冷的镜室，不停衍生出整批不断变幻的影像，全都奇妙美好但无一实质可触。要是他们不把真正的镜子锁住，就很难分辨何者为真何者为幻了。就连你习于认为牢固的建筑都会一夜之间消失不见。一天早上我们醒来，发现隔壁房子只剩下一堆木条，和一叠用绳子绑得整整齐齐的报纸，等着收垃圾的来收。

我倒不会说他在在我看来也有那种虚幻不实的特性，尽管他似乎永远都快要离开。后来我终于明白，他尽管跟天气一样难以预料，却也跟天气一样无可避免。如果你打算来日本定居，你必须确定自己够坚忍，受得了这里的天气。不，问题不在于虚幻不实，而是它那套修辞只在自己的逻辑上成立。听他表示抗辩时，我能够相信他相信自己说的话，尽管我完全知道那些话毫无意义。而且此时这样讲并不公平。话说出口时，他心里是相信的，在那个当下完全确信不疑。但他主要相信的是自己正在恋爱，这概念在他看来多么壮丽，甚至无比崇高。

他愿意为之而死，就像波德莱尔笔下的纨绔公子会愿意当场自杀，以维持自己作为一件艺术品的地位，因为他想让这段经历成为经历中的杰作，绝对超越日常平庸。这样就能消灭那种令他上瘾的残酷毒品——无聊——的药效，尽管一段如此与世隔绝的恋情必然带有无聊因子，可能也正是他受到吸引的主要原因。但我无法得知他究竟确信到什么地步，不时会在脑海中自问：用绝对的确信维持假装的感情，能弄假成真到什么程度？

这个国家已经将伪善发扬光大到最高层级，比方你看不出武士其实是杀人凶手，艺妓其实是妓女。这些对象是如此高妙，几乎与人间无涉，只住在一个充满象征的世界，参与各种仪式，将人生本身变成一连串堂皇姿态，荒谬却也动人。仿佛他们全都认为，只要我们够相信某样事物，那事物就会成真，结果可不是吗？他们确实够相信，而事物也成真了。我们住的这条街基本上是贫民区，但表面看来充满和谐宁静，于是，说来神奇^[1]，表象果然成为现实，因为他们全都循规蹈矩，把所有东西保持得干干净净，活得那么卖力有礼。和谐生活需要多可怕的纪律呀。为了和谐生活，他们狠狠压住自己所

[1] 译注：原文为拉丁文。